

冬至忆旧

王土龙

“冬节是什么时候？还有几天就是冬节？”近年来，离冬至日都还有十天半月，母亲总是这样不厌其烦地考验着我的耐心。我惊奇地发现，在期盼冬至的到来，母亲和祖母如出一辙，惊人相似！

也难怪，冬至在闽南人心目中分量极重，被亲切地称为“冬节”，有着“冬节小年兜”的说法。离家太久，冬至将近，羁旅思归迫切，那些再熟悉不过的儿时故人旧事，便借着思念与习俗在记忆里渐次苏醒。

冬至前一天，祖母和母亲就会将门口的石磨洗净，用麻绳把石磨的木扶手挂在房梁上，而后将木扶手前端的方形铁钎套进石磨的木楔子里。榫卯合一，婆媳两人推磨，祖母则见缝插针地将浸泡一夜的米浆进磨眼中。石磨悠悠转，米浆汨汨出，利用简单的机械原理，粗笨的石磨却像拥有了魔法一般，雪白的米浆沿石槽倾泻而下。孩子们在惊奇之余，也不忘这个捣蛋的机会，软磨硬泡央求着要推磨或舀米。不过，孩子们往往技不得法，难免成为大人们的笑料。

磨出的米浆有粳米浆和糯米浆两种，粳米浆加碱和硼砂等静置后蒸成粿，糯米浆沉淀后搓成冬至圆。蒸粿时都是祖母一手包办，只有搓冬至圆才可以老少齐上阵，因此深最受孩子们喜欢。

母亲一般是在冬至前夜才开始搓冬至圆。沉淀后的糯米浆团在竹匾上微微晾干后，反复揉至富有黏性和弹性，掰成小团。小团搓成条状，再掰成鹌鹑蛋大小的小块。将每一小块在掌心搓成丸状，最后像下围棋一样用食指轻轻按压在锅盖反面或竹匾上，就成了冬至圆。成形后的冬至圆直径有一元硬币大小，中间表面微凹，外形雪白别致，闽南人称之为“糖粿”。多年后我在泉州求学，看到老城区名声在外的冬至圆，心里倍感新奇！同母亲做的相比，老城里的冬至圆不仅小得婉约，而且红得艳丽，更像艺术品！

孩子们喜欢搓糖粿的原因，其实是打着帮忙的旗号，暗地里却用糯米

团捏着各自心仪的小动物造型。孩子们捏得很用心，但手法简单、造型丑陋的作品还是会引来别人的场大笑。祖母平时很严厉，这时却不会责怪孩子们，高兴时还会哼唱着那首久远的童谣：“咱厝人，冬至时，碾米绞粞搓糖粿。搓糖粿，无稀奇，捏猪捏狗捏金鱼。”孩子们哪里知道，他们造型捏得再玲珑可爱，在锅里一煮同样是面目全非，滋味相同！现如今，女儿一看到母亲要搓糖粿，也常常兴奋不已。对此，我常常会心一笑——或许这也是一种传承吧。

冬至前夜，以锅盖和竹匾为棋盘，以糖粿为棋子，母亲下满了一盘没有对手的棋局！而这时，祖母在柴火灶蒸煮的蒸粿也已成形，可以出笼！屋外面寒风猎猎，屋里边热气腾腾、其乐融融，人们就这样迎接冬至的到来！

鸡鸣三遍，祖母就开始起来忙碌了。晾了一夜的糖粿用火煮开，加蔗糖小火熬煮，其间还必须反复翻搅，防止粘锅。几分钟后，糖粿就变得色如香槟，黏滑软糯。出锅后的糖粿，祖母会分成好几份，但第一份绝对是去敬门神。祖母敬门神充满仪式感，她会虔诚地在每一个门闩上或门框上都黏放一颗糖粿，嘴里祈求着门神：“敬门神，糖粿好吃顾好厝；谢门神，大小平安好入出。”一颗小小的糖粿，竟可以和门神达成一年的默契，多年后仍让我倍感神奇！

闽南人善于造神，也善于酬神，

有
婴孩的人
家还会拜床母！午饭前，摆上糖粿和蒸粿，外加三五样菜肴，点上几炷清香，就能和床母完成人神对话，祈求床母对儿孙们的格外护佑。女儿出生后，拜床母的仪式常常是祖母操办。待到儿子出生时，祖母已经过世，主持仪式换成了母亲。人换了，但我知道，她们对儿孙们的疼爱和祝福一模一样，不减丝毫！
冬至吃糖粿更是闽南人最传统的习俗！印象最深的是，敬完门神，祖母必然让我把一大搪瓷碗的糖粿端给祖父。生怕对祖父的关切过于直白，祖母必然假装恨恨地骂道：“这老死尸真能吃，糖粿一顿就吃两大碗！”其实，祖母刀子嘴豆腐心，祖父不管不顾，风卷残云，片刻工夫那碗糖粿已然下肚。当然，少不更事的我仍会暗自窃笑一番：今后娶妻如此，挨饿事小，受辱事大，不听从祖母的安排，必定惹来一顿责骂！

小小冬至圆，绵绵思乡情！时至今日，物是人非，石磨上的木楔早已朽烂，极为看重冬至习俗的祖母和喜欢吃冬至圆的祖父也已经先后故去，有些习俗也更加简化。但我相信，有了祖母、母亲这样吃苦耐劳闽南女人的婆媳相承，再仪式感的生活也会有家的味道和年节的气息，冬至也才能叫冬节！



大，
不吃
也罢！

但我不
吃糖粿还是因
为害怕长大！冬至
当天，祖母一定会念叨

着那句闽南俗语：“冬至过，加一岁。”闽南有个说法，吃了糖粿，年龄会多一岁。那时候年纪小，常常理不清这个简单的运算：冬至加一岁，过年又加一岁，一年岂不是要长两岁？于是就简单地以为，也许不吃糖粿，这一年也许就不用加上去了吧。从9岁开始，30多年来，我从不吃糖粿，就这样固执地抗拒着长大。遗憾的是，30年后的今天，我不但长大了，而且已经油腻满身。如今想来，不禁莞尔！

小小冬至圆，绵绵思乡情！时至今日，物是人非，石磨上的木楔早已朽烂，极为看重冬至习俗的祖母和喜欢吃冬至圆的祖父也已经先后故去，有些习俗也更加简化。但我相信，有了祖母、母亲这样吃苦耐劳闽南女人的婆媳相承，再仪式感的生活也会有家的味道和年节的气息，冬至也才能叫冬节！

暖屋情深

黄小梅



九溪村隶属于南安市官桥镇，周围群山环抱，村中溪流淙淙。九溪村的老屋是绚丽的，也是温暖的，更具有种绵绵情长的韵味……

九溪村的老屋为单层，它的墙体构件来源于村中穿流而过的溪流里的鹅卵石，村人称之为“石狗蛋”，大块的称为“大石公”。这些石头历经溪水的冲刷，形态大小不一，色泽多彩。

我在老屋之间的小巷里漫步着，村里刚经历一场暴雨的洗礼，小鹅卵石铺砌的地上湿湿的，石缝里的杂草虽然娇小，却青翠欲滴，我竟有些怜香惜玉，生怕把它踩踏死了。

鹅卵石垒砌的墙体，有些斑驳，表层看不到石灰的串联，石头之间挨挨挤挤，你依我依，交头接耳。我抚摸着墙体，只觉光滑冰凉，我倚墙凝望着，仿佛置身于油画里，目光所到之处，是斑斓的石头：淡黄、青绿、橘红、黛黑等。墙体少有窗口，依石头的大小可以想象出墙体的尺度有些厚重，它的层层叠叠，抵挡了狂风暴雨，同时，它的天然材质与厚重，也削弱了艳阳的穿透，可谓冬暖夏凉。老屋的门口，大多摆放着一些石块，是村民们闲暇时休息和拉家常的所在。巷子里常有鸡、小狗慢悠悠地溜达，或许看惯了陌生人的造访，它们并不惊慌，甚至会在我们的脚下绕着走，或加入我们的行踪。

目前，九溪村里居住的多数为老人，他们在房前屋后、溪流边种植农作物，村庄里的田野一片绿油油的。老人们用独轮车运载着农作物，悠闲自在，似乎外界所谓的生活快节奏与他们无关。我在几处老屋之间慢慢地走着，不时地碰到村民，他们或托着瓷碗

正在门口吃饭，或在一些低矮的石头棚里喂着鸡鸭。看到我们走过来，老人们会面带笑容，主动和我们打招呼，邀请进屋喝茶等，还会向我们讲述一些关于村庄的来历和发展故事。

九溪村富有田园的恬静之美，空气异常清新，是天然的氧吧。然而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为了让后辈有更好的发展空间，年轻的九溪村民大多选择了走出村庄，在外打拼扎根生活，九溪成了心中的故乡。

我问过数位老人，为什么不跟着晚辈们到外面一起生活？老人们非常淳朴，他们说，自己在九溪村生活了大半辈子，习惯了村里的生活节奏和理念，不想给孩子们增加负担，在村里，邻里之间串门走动，嘘寒问暖，有事大家帮，乐得自在，况且在重要节日里，孩子们都会回乡，毕竟根就在九溪！如今，微信普及，语音、视频等也拉近了距离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，天涯若比邻。

九溪村用鹅卵石垒砌的老屋，目前尚有20多座，我来来回回地溜达着，抬头看时，有些老屋的屋顶上长着一些植物，羽状复叶，据说学名叫落地生根。在一些老屋的显眼处，挂着许多寓意温馨的文字，书法不拘一格，据驻村的领导说，九溪村培养出了许多教师人才，这些文字标语都是他们想出来、写出来的。去年半年，九溪村举行了大型的文艺活动，场面别开生面，策划、演员等全部是村里人，九溪的神秘面纱渐渐掀开了，九溪村民讲九溪故事，正在进一步地扩容和完善，村民们的热情也进一步地得到高涨。

漂泊，总有一股辛酸的滋味，家是最放松的港湾，九溪村的老屋，在风雨飘摇中，依然默默地守护着它的子民，牵挂着它的游子；九溪村的游子们，犹如从圆心出发的点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是围着圆心的弧线；他们是空中的风筝，老屋是他们的握轮，是他们的灵魂归宿。

血脉的流淌，如同村里清澈的溪流，潺潺涓涓；老屋、老人、游子们，情意绵绵，月是故乡明！

在我离开九溪村时，我又回望了下老屋黑瓦檐上的落地生根草，它们参差不齐，昂着头，默默地守望着，暖屋情深……

风吹稻花香

林雅婷

我是阿嫲一手带大的，依稀记得阿嫲石头房门前片片翻滚的稻花。一入夏，一股热风夹着海腥味远游而来，门前的稻花穗子如烟火绽放天际，灿若星辰。

我是农村土生土长的孩子，骨子里头流淌着奔放爽朗的豪横脾性，跟儿时光着脚在田地里不听劝地扒蛐蛐玩虫的执拗劲一个德行。阿嫲门前的稻田，成了邻里邻居泼猴们野战玩耍的神秘基地。炎热的夏季，趁大人们农忙，可以躲在稻田里抓那些有名或是呼不出所以然的虫儿，逮着能玩的机会总使劲折腾。夜间稻花香在晚露的催化下分泌着芳馥，大人们纳凉整谷，我们便偷偷溜到萤火虫扑闪的稻田里躺在杂草上数着满天的繁星，数着数着便乱了岔子，自个儿恼地抓耳挠腮，不一会儿思绪又跟着远处归巢的鸟雀跑了。如今回想，自己总归是不懂事的家伙，阿嫲没日没夜地劳作耕种，自己却一门心思寻着偷跑玩耍，常常到了饭点，还得老人家站在稻田边上招手呼和，才肯收心回家。

农历三月廿三是天妃妈祖的诞辰，也是村里仅次于年关外最隆重的日子。屋前的稻田拔地是妈祖出游队伍的必经之地。村里欲求子娶亲的壮丁排队架着妈祖娘的尊驾大摇大摆地呼呼欢庆，挨家挨户地停留，等乡人们插香上敬。锣鼓鞭炮的队伍还未见影，阿嫲早已在门前的稻田边上点香相迎，等抬轿子的队伍纷沓而至，她便跪地进谒，进香供奉，虔诚朝拜。每念祷词，她必闭眼合掌，心无旁骛，以感诚的诚挚，许得一家子平安康顺。敲锣打鼓的队伍走远了，老人家依旧杵在稻田地边

上，碎碎叨叨地念好一会，是一整年未完的夙愿，也可能对早夭亡女的思念…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多少农村妇女，独自一人扛起了一家老小的生计，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劳碌岁月。

阿嫲的腰骨随着年的增长，越发挺立不起来，直至驼峰成型。它的腰骨如同田里的发熟的稻穗子，在风吹雨打下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日夜更迭，老人在家稻田里耕种了大半辈子，还要张罗着养猪、下海。老人家种出来的稻子一部分用来作粮食，剩一些要挑到城中去卖，常常天未亮便要出发，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到县城，得一些现钱补贴家用。儿女们长大成家后，在外地工作，幼崽们又留给老人家帮带，一代又一代，老人们不辞辛劳地帮扶着，从未享过一天福。大学毕业后去看阿嫲，临别了，她总是站在稻田边上相送，等我走了很远很远了，依旧看到她站在原地招手，不愿返回屋中。

村里规划建设，屋前的水稻田要开发铺路，同住了几十年老邻居都搬到城里去了，四周的平房也盖起了高楼，门前的老古井也填了。老人家依旧守着老宅，只是她再也站不起来了，中风和严重的脊椎变形让她失去了活动的自由。她常常忘事，却仍旧记得她的孙女出嫁的日子。窗外的野草烧了一波又一波，却又不断地疯长，爬向阿嫲卧床的窗台，借着这一缕缕的新绿，老人家的气色比以往好些了。

昨夜我做了一个梦，屋前的稻田又开始丰收了，我们如往常一般，坐在稻香扑鼻的庭院前，说着那些有趣人和故事。



是辩论的“辩”

范惠玲

今早，在街上无意瞥见他，那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苍老的面孔，我的心微微一震，一股尊敬和感激悄悄爬上心头。他年轻时曾是物理老师，虽然没教过我，但我永远记住了他。片刻，我的思绪回到了40多年前中考的场面……

那是一个中考语文的上午。

在进考场前15分钟，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：万钟则不辩礼仪而受之的“辩”到底是辩论的“辩”还是辩别的“辩”？这一想，不禁一惊，竟然记不清了。

环顾四周，没有跟我认识的同学。问旁边的同学吧，万一他们也不懂或说错了呢？

越是想不出，越是觉得这句一定会考到。一想到这是中考，我整个人都在微微哆嗦。

这时我看见过一个其他班的科任老师，来负责监考。他30多岁，浓眉大眼，手拿一个水杯，站在一棵樟树下，脸上流露出温和的笑容。

我赶紧走过去：“老师，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？”

万钟则不辩礼仪而受之的“辩”是否是辩论的“辩”？他先是露出尴尬的神情，然后不好意思地摇摇头，微笑着说：“我也记不得了，我是教物理的。”他的声音很有磁性，若是唱歌一定很好听的。

我跌入了无助的深渊。他看出了我的焦虑和紧张，安慰我说：“考不到的。”语气坚定，就像是他出的试卷一样。他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开始东张西望，明亮的双眼如探照灯扫射，终于他搜寻到了目标。“你别急，我去问问她，她是语文老师。”他指着远处一个身穿白底碎花连衣裙的女教师说，“你就站在这里啊，定心点，别紧张。”

他急忙朝那个女老师跑去，脚底扬起了一缕清风。我看到他和女老师指手画脚，说了几句就赶紧跑回来。“是辩论的‘辩’，是通假字。”他微笑地对我说道，脸上的笑容亲切而温暖。

这时候，进场铃声响起，我赶紧往考场走，也不记得有没有说声谢谢。

那次考试没有考到“万钟则不辩礼仪而受之”。

回想起来，为一个字我居然紧张成那样实在可笑。但是因为这个字，我记住了这个在关键时刻为我着急替我解忧的老师，就像是刻在心里一样。

尽管他只是偶然间教过我一个字，中考以后也没见过他，但我却当他是我的老师。那清新温暖的笑容，那磁性的声音，那脚底扬起的一缕清风，还有那一句“是辩论的‘辩’，是通假字”，是我记忆里最美的部分。

此时此刻，我回头望着他苍老的背影，心里默默地向他问声：“老师好！”

奇“虎”难忘

许健辉

我家曾经养过一只“老虎”，它陪伴了我的童年，让我感觉不那么孤独和寂寞，也让我童年生活有了乐趣。

那只“老虎”是哥哥的好友送给我们的。是一只金黄色黑条纹的公猫，额头上有个像老虎头上的“王”字，看上去长得像一只小老虎。这只猫看起来很神气，比纯白或全黑的耐看。我们没有给它起名字，就顺嘴“老虎”“老虎”地称呼它，就像叫唤自家人一样。

母亲经常到市场买一些小鱼小虾给“老虎”吃，“老虎”不但喜欢吃小鱼小虾，但也不忘它的本行，经常逮老鼠当点心。“老虎”抓老鼠那是特别有意思，它一发现目标就会将身体弓起来，毛也颤抖地竖了起来，嘴里还发出“呜”“呜”的叫声，老鼠一听，刚才还得意洋洋的样子，瞬间荡然无存。乖乖地躲在墙角把身子蜷缩起来，两只小眼睛贼溜溜地一直转来转去。“老虎”轻轻地走过去，用一只脚去碰老鼠，老鼠刚要逃跑，它猛扑过去，然后用它的利爪将老鼠紧紧按住，张开利牙咬住老鼠的喉咙。不一会儿，老鼠就死翘翘了。“老虎”咬死老鼠并不着急将老鼠吃掉，而是将咬死的老鼠，一只一只地拖到我家的大门口，把老鼠整整齐一字排开。然后到厨房咬住外婆的脚踝往外拉，外婆领神会，跟着“老虎”到大门口。对着老虎比起大拇指，嘴里还自言自语：“瞧瞧，咱家的老虎又立大功了。”

“老虎”是父亲眼里的宝贝儿。每天傍晚它都会跟着父亲到学校去巡查，如果发现哪间教室门开着或者灯没关，它会跑到父亲跟前，“喵”“喵”地一直叫，领着父亲去，父亲经常说老虎是他的得力助手，是咱家的好孩子。

“老虎”还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：就是学着男孩的样子站着小便。那时学校男厕摆着一小堆小云子，男学生们都会站在小云子的前面小便。“老虎”看了几次竟然也学会了。过后每次大小便，“老虎”都会跑到学校的厕所或蹲或站着小便，而且它只进男厕所。学校的老师们见了，都直夸“老虎”好有灵性。其实我们是见怪不怪。老虎浑身都透露出那股机灵劲儿。

老虎还经常出其不意地让我们惊喜，有一次，母亲把钥匙放在家里，就急急忙忙关门去上班，等下班回来才发现，急得母亲团团转，“老虎”见到母亲着急的样子，好像懂得母亲的意思，就从窗户跳进家里叼出钥匙。母亲拿着钥匙直夸“老虎”真聪明，隔天还特地买了一块小猪肝犒劳它，“老虎”吃着猪肝，看它样子特别神气，好像在说，你们瞧我多棒！

不过“老虎”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爱睡懒觉，有时整天就蜷伏在猫窝里呼呼的大睡，我闲来无事就喜欢逗他玩，将它的眼睛撑开，但它仍然沉沉睡着，留给我一双眼白，一点也不生气。

如今“老虎”已不在数十年了，我也成了小老头，偶尔会想起“老虎”带给我们的记忆，那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，无限美好。